



袁煥仙與維摩精舍

陳兵

禪宗的參修了悟，雖不限於僧俗，但歷來都以出家衆爲代表而傳承，清雍正帝自稱參禪徹悟，親率王公大臣及僧道參禪，提持祖印，儼然宗門師匠，開白衣傳法之端緒，然亦未組團結社。直至民國，居士運動勃興，才出現了專門弘傳禪宗的居士團體「維摩精舍」，這是禪宗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維摩精舍於抗戰中創建於西南大後方、歷來禪風隆盛的四川成都。主要創始人袁煥仙（一八八七——一九六六），號世傑，四川鹽亭龍顧井人，少小聰穎雋逸，善談論，幼讀儒書，十三歲應童子試，名列前茅。民國初，畢業於四川法政學堂，三十致仕，歷任越雋縣知事、二十軍監督及軍法處長等職。年四十，感世局混亂，人心不古，慨然棄官，潛心釋典，曾師事吳興吳夢齡先生諮決心要。尤好宗門，於十餘年間，行腳參訪，曾參叩蘇州道堅和尚，教以切實苦參一個話頭，閱古人公案，見宋慈明楚圓禪師冬日於僧堂榜「三三三」公案，發起疑情，徧問叢林老宿，不能得解，憤然掩關於什方堂，參「德山晚參不答話」話頭。逾月，形容枯槁，仍精進不已，一日於坐中間啓扉聲，忽然打破疑團，自此機辯無滯，時爲一九四〇年。一九四三年，他與同道潼南傅眞吾、大竹蕭靜軒、巴縣朱叔癡、榮縣但懋辛、山西賈題韜等，在成都三義廟建成「維摩精舍」，公推袁煥仙駐舍主法，由傅眞吾主管財務，賈題韜主管「學部」負責研究。川中雅

好禪學的居士，紛紛會集於精舍，依袁煥仙學禪，官員士紳，多有請問，執門弟子禮者，除南懷瑾、楊光代、徐劍秋、伍所南、田肇圃、范天篤、王迺鶴、楊介眉、呂寒潭、黃人俊、饒盛華、鄧嶽高、許建業、冷笑岑、曾鶴君等居士外，還有峨嵋山大坪寺僧通寬、通永、龍門洞僧演觀、廣東南華寺僧曼達等。

維摩精舍的主要活動，是集體參禪。一九四三年夏，由袁煥仙主持，假灌縣靈巖寺舉辦禪七。廣漢人楊光代、當時任中央軍校教官的溫州永嘉人南懷瑾及釋通寬等，有所悟入。袁煥仙講解酬答之語，由門人輯錄爲「維摩精舍叢書」，成都茹古書局刻印，有「榴窗隨判」、「黃葉閒談」、「靈巖語屑」、「中庸勝唱」、「酬語」等五種。抗戰勝利後，袁煥仙曾赴南京創建維摩精舍，一九四七年應請赴台灣講學，後返成都，往來於重慶、內江、潼南、中江等地講學傳法。成都維摩精舍因內部意見不合，無大發展，一九四九年後漸停止活動。袁煥仙於「文革」初逝世，享年八十。

袁煥仙的見地，屬真心現起論，大畧謂萬法悉本於心，衆生心性本來是佛，「不悟已成，本來即在佛地」（「榴窗隨判」），不過被我法二執遮障，不能自見而已。此事人人具足，一切圓成，然未見者才涉思維，遂爾白雲萬里。豈知名相無常，皆依假

立，即三藏十二部教典，三世諸佛一切聖賢言句，悉是應病與藥、黃葉止啼。臨濟三玄、曹洞五位、鴻仰九十六種圓相、法眼六相、雲門三句、天龍一指等，皆門庭施設，一期方便。只要不執我、法，亦不落在不執處，便可當下明心，一切現成，理事具足。所謂「一念明心便同本得」，而亦無菩提可得，無一法可授受，若明乎此，則可開一禪門爲八萬四千禪門，以八萬四千禪門入一禪門，塵塵剎剎，滴滴點點，無一非本心機用。

至於初機下手，有隨體消、從緣入、依文字三途，而以參看話頭最爲簡易玄妙。此法止觀雙運、遮照同時，實初機入德之津梁，千聖共由之勝法。話頭不拘有無義路，任一皆可結秀，只要能發起疑情便可。須念念口計心思，念不外逸，一心只在此話頭上，如蜂就蜜，如蟻就羶，如馬就道，然後從此口計心思緣不外逸上輕輕提起，畧畧管帶，不用思量，不用卜度，不用有心，不用無心，不必待悟，不必不悟，惺惺行履，自有瓜熟蒂落的時節。若能七日七夜把定話頭不捨，定得開悟。又示人曰：

「汝但於未提話頭以前，看此話頭從何而生？既提話頭以後，看此話頭從何而滅？正提話頭時，看此話頭依何而住？」

（「靈嚴語屑」）

這就提起話頭之一念上觀心之法，是大乘性宗諸家常用的方便，然作爲看話頭之一法，尙罕見於前人著述。對公務繁忙的紅塵中人，不宜參看話頭者，袁煥仙則教以在日用應酬中，於一切念頭起落處觀照之法，謂當於一切名義未立未題之前，「輕輕一撈，看個起處，正立正顯之時，輕輕一覷，看個住處，已立已顯後，輕輕一荐，看個去處。如是看去，朝斯夕斯，勿助勿忘，一朝摸着關捩，乃知一粟即天地，天地即一粟，而法身即當人，當人即法身，且由來成道成佛成儒亦已久矣，尙何外求而問人

乎？」（「酬語·示鄧主任伯臯」）這種方法，與密法中的三際觀心法相同，可以在生活日用中修習。

袁煥仙接引學人，常用宗門大德的手段，就學人執着解粘去縛，棒喝齊下，並多引述古人參禪公案以啓發疑情。如「靈嚴語屑」載他在禪七中接引華陽馬白眉一段：

「至第六日請益·先生（袁煥仙）曰：此事不在用力處，不在不用力處，又不在用力不用力處，不用力即用力處。馬惘然。先生乃合眼開眼示之，且曰：會麼？馬曰：不會，先生曰：開眼見明，合眼見暗，明暗自爲代謝，能見明見暗者有移易代謝否乎？馬曰：無。先生曰：此千聖之心燈，四生之慧命，汝之本原也。馬於言下契理。」

這是運用「楞嚴經」中辨見之法指示真性，令人於言下明白個理。他還善於運用「壇經」中所示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來去相因，究竟二法盡除」之法，爲人解答疑惑。對禪與密、禪與淨土、禪與教、禪與丹道等學人關注的重大問題，他從禪的角度作了解答。論禪、淨異同說：「當人但自明心，何土不淨？何淨非禪？何禪非心？何心非自？」若禪人得明自心，當下即已作佛作祖，即住常寂光淨土，不往即生，何必來生，何假他力？「方起借他之念，便落怠倚之行。」禪以疑爲門徑，淨以信爲舟筏，然疑者疑此一事實，信者信此一事實，「疑極而信實，信則一物也無，信豈能寓？信生而疑正，疑則纖毫不立，疑詎能居？」故言非禪不淨，非淨不禪，亦非禪優淨劣，華嚴海家猶歸淨土，文殊大智不捨極樂，豈得言劣。又破密勝禪劣之執曰：「一切圓成，成成何事，就就何物？若有成就，即有增減，既有增減，即非無爲。」「至云灌頂加持，亦是依他三業相應，悉爲幻影。」然則亦非禪優密劣，「禪者密之禪，密者禪之密，苟至於極，何

密非禪？何禪非密？所謂到家皆同，於途總別也。」對中觀與唯識之諍、頓悟漸修之說、禪門三關、宗門專接上根等說法，皆一破斥，申明己見。

袁煥仙雖提倡禪宗，但應機接人，並不拘執於宗門一途，對宜儒者則言儒，宜淨土者則言淨土。如其岳母念佛數十年，問仍感生死無把握，如何？他答曰：「照舊精進，不管他生死不生死，往生不往生，驀直向前，定有歸家穩坐大笑一場的時候。」其甥曹仁剛問事務繁忙如何學佛，答曰：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（「靈巖語屑」）誠如其弟子伍心言、范仲純所說，他「時孔則孔，宜禪曰禪，」但對性命雙修之丹道，却批駁甚力，謂性命本爲體用，體亦不可得，雙在何處？修從何修？金丹、太極，豈有實法可得？以無念無息爲勝法，是在黑山鬼窟裏作活計，在分別我執上作活計，於俱生無明亦未必夢見。

袁煥仙思想的突出特點，是融會儒釋，以禪解儒。他有「孔釋」偈表明其不軒輕佛、儒之立場：

「曰釋曰孔，其義皆心，尊孔非釋，自背其明；尊釋非孔，見亦非真。此心非二，一亦不存。枝雖千異，根則同根，途有萬殊，到家皆親。……得無所得，釋兮孔兮何分？」

又謂儒之智仁勇三德，其體即佛家之法報化三身，其用即戒定慧三學。他在靈巖寺禪七上講解「中庸」，以禪釋之，於每段後拈提宗門公案以作印證，認爲「孔釋之說實無軒輕」。然孔子之門難趨，禪宗之徑易入，故「採釋氏易趨之途，易孔子難入之徑。」但他所言儒，僅指孔孟，謂宣尼之學至孟荀而後絕傳，被漢代經學與宋代理學和會雜揉，亡全喪真，不但覓無靈魂，連筋骨皮肉亦不可得，大有提倡禪宗以繼孔孟絕學之氣概。這種儒佛

一致說，在學術思想上自成一家言，不無意義，但有混淆籠統之嫌，容易招致非議。主此說者，唐宋禪師中亦不無其人，但更多大德對此說皆有批判。

一九四三年，禪門尊宿虛雲老和尚蒞臨重慶主持護國息災法會，成都諸禪侶聞風嚮往，推昌圓法師、袁煥仙爲代表，前往重慶，請虛老來蓉弘法，昌圓因病未成行，袁煥仙携其徒南懷瑾赴渝，與虛老洽談甚歡。袁煥仙拿出宗門作畧，請問曰：「成都學禪有三種人：一言悟後須起修報化，一言一悟便休不須更修，一言悟後修即不修不修即修，請老和尚慈悲解救！」虛老答云：「嘻，天下老鴉一般黑。」乃懇請蒞蓉，虛老未許，臨別，贈以「南華小誌」及自相一紙，並親書一偈曰：「大道無難亦無易，由來難易不相干，等閒坐斷千差路，魔佛難將正眼看。」一九四五年，太虛大師閱「維摩精舍叢書」，不予印可，「擲付侍者，」並畧評數語斥之，有「一般假名」、「一場敗闕」之語，大師是惡其見地未徹，抑惡其印證馬虎？抑惡其和會儒釋、以禪解儒？或反對以居士身傳禪主法？不可得而知之，此亦近代禪宗史上一大公案，有識者可比較二大德之學說主張，研究參看。

袁煥仙在心地上的實證功夫及其對學人的印證，或可研究商量，但他弘揚禪宗、組建居士學禪團體的功勞，實不可沒。他所示參禪方法，也切實可行，證之於佛言祖語，皆不無出處。他立足於禪而融通儒釋老莊，自成一家之言，形成宋代以後又一「新蜀學派」，在近現代思想史上有不容忽視的地位。袁煥仙等所創建的維摩精舍，實際上是一種大乘菩薩僧團，是佛教史上有重大意義的新生事物。精舍存在時間雖然不長，但影響不小，而且培養出了不少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，以挽救文明偏弊、振興華夏爲己任的「出格高士」。